

懷念大恩人張佛千爺爺

● 吳建國 (前國立高雄工專校長、現任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校長)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我懷著歡愉的心情在新加坡參加家母八十三歲壽辰，甫返上海，就收到五弟吳忠國傳來的噩耗，對我們家有大恩大德的張佛千爺爺在臺北病逝了！

談古論今循循善勸

聽到這個消息，我頓時默然，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過去這些年，我每次拜候張爺爺，談人生，談經驗，乃至談論近代人物的種種，他總是慈顏悅色，娓娓道來，循循善「勸」，使我每次告辭離開，都覺得仿如從一座人生知識的大寶庫中滿載而歸。過去幾年，我只要回臺北，必定抽空去探望張爺爺。而張爺爺或許是由於與父親亦父亦師深厚感情的

緣故，對我的請益，都是不厭其煩，詳細解說，使我如沐春風，獲益匪淺。

說起張爺爺與父親的淵源，真可以「大恩大德，有情有義」這八個字來形容。對這段因緣，我以前雖略知梗概，卻對細節不甚了了。直到一九九六年九月，父親因病逝世，我為了替父親編一本紀念集，特別專程去訪問張爺爺，才從他口中知道這幾近六十年前的往事。

原來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戰伊始，淞滬戰役爆發，張爺爺當時奉軍事委員會之命，前往蘇州，辦一份名為《陣中日報》的戰地報紙，以鼓吹抗日，激勵民心士氣。但是，《陣中日報》的編輯先生們，均係外地人，不諳吳語，每次將幾經更改，字跡極難辨識的稿件，交

給印刷廠付印時，常因言語不通，發生許多錯誤。張爺爺為此備感苦惱之際，突然發現一位長的眉清目秀，口齒清晰，十分聰明伶俐的印刷廠小學徒，每日負責到報社來取稿，想到不妨將稿件內容交代他，作為報社與印刷廠之間的溝通橋梁。小學徒很爽氣的一口就答應了，從此印刷廠不再出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這位那時年不過十三歲的小學徒，就是我的父親。父親原本出生在一個尚稱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本來在蘇州擔任運河漕運的官吏，民國初年，廢除漕運之後，家道就漸衰落。加上父親十歲時，祖母又因病過世，家境就更困難了。父親不得已，只好到印刷廠做學徒，

以維生計。卻因抗戰的機緣，結識了張爺爺，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淞滬戰役結束後，張爺爺奉命結束《陣中日報》，準備撤退到後方。他見父親聰明可愛，反應快，又善體人意，認是可造之才。於是告訴父親，願意帶他到後方去，並負責他的生活與學業。

父親自然十分高興，可是不久，父親顏頭喪氣的告訴張爺爺，他不能去，因為在印刷廠還有一幫師兄弟，不能棄他們於不顧。

父親重義獲得提攜

張爺爺沒有想到這個年齡只有十三歲，自身難保的小學徒，竟然如此講義氣。就答應父親將這些來自江蘇常州地區的師兄弟，同船送回家鄉。就這樣，父親隨張爺爺離開了蘇州，也開啟了他生命中嶄新的一頁。

父親跟著張爺爺，先到漢口、再經衡陽、桂林、貴陽，最後到了重慶。那時張爺爺尚是單身，兩人形影不離，如同父子。張爺爺對父親十分照顧，給他做了新衣服，又買書給父親。父親也十

分好學，常向張爺爺請教為人處世之道，甚至還要求在張爺爺會客時，陪同左右，以學習應對進退。父親的勤奮上進與周到細緻的態度，令張爺爺感到十分貼心，從此奠下了兩人歷久不渝的情誼。

到了重慶之後，張爺爺受有「天下第一軍」之稱的胡宗南將軍之邀，前往西安任職。由於西安各方面的條件均不及重慶，張爺爺遂將父親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秘書處安排了一個安適的工作，安身立命，父親同時利用工餘自修，準備復學。

就這樣，張爺爺與父親暫時分開了。父親不負張爺爺的期望，在抗戰期間完成了學業，也與同班同學的母親結了婚。

抗戰勝利後，張爺爺回到南京，擔任新成立的國防部新聞局第三處處長。父親由報上得知張爺爺的新職，立刻與張爺爺取得了聯繫，並帶著母親與在襁褓中的大哥吳經國來到南京，追隨張爺爺在國防部工作。一九四七年底，孫立人將軍邀請張爺爺出任臺灣鳳山陸軍

訓練司令部新聞處處長，張爺爺又帶著父親到臺灣任職。

所以，在父親一生中，兩次重要的轉折：一次是一九三七年離開蘇州，到重慶讀書；一次則是一九四七年年底到臺灣工作；都是張爺爺一手促成。才使得我們兄弟與妹妹七人，能在很安定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張爺爺對我們家的大恩大德，有情有義，豈能一日或忘？

臧否名將畫龍點睛

其實，張爺爺自己才是一位真正具有大智慧，聰明絕頂，又通達人情世故的當代奇才。若以今日術語形容，張爺爺應是少年得志，是當時的「青年才俊」。以其本非軍校正期班出身的背景，卻能先後受知於我國現代兩大名將胡宗南與孫立人，敬為上賓策士，參與軍機密笏，確非易事，足證張爺爺出眾的才華與非凡的器識。

記得二〇〇三年八月，我帶著內人與承濬、承瀚二子，去探望張爺爺，還曾當面請教他對胡宗南與孫立人兩位名將的評價。張爺爺眯了下眼，不疾不徐

的說：「兩人共同的優點是都會帶兵。尤其孫立人練兵是一流的，兵都喜歡他。胡宗南算是半個會練兵，這是他們成功的地方。至於缺點，胡宗南身段太過虛矯，不能真誠待人。而孫立人則是太真實自然，毫無掩飾，都算是他們失敗的地方。」

短短數語，臧否兩大名將，著實說盡許多大道理，應了「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古諺。

雖然，張爺爺中年以後，有感於官場的無情與無常，絕意仕途，轉任教職，過著淡泊名利，閒雲野鶴的自在生活。可是張爺爺一貫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的本性，卻並沒有使他清閒。相反的，在臺北文化界，他是一位大家共同尊敬的前輩，人人口中尊稱的「佛老」。他的國學根底深厚，著作等身。都是為人所稱道。除此之外，張爺爺的嵌名聯更是一絕。他引經據典，將名字嵌入一首對仗整齊的對聯中，成為臺灣第一人，至今無人能望其項背。

遺願未了遽歸道山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蘇州市政府聘請我出任一所新成立的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這是大陸公立大專院校，首次聘請臺灣學者擔任校務行政工作。我特別寫信秉告張爺爺。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字裏行間流露著「與有榮焉」的喜悅，似乎為他當年帶父親離開蘇州的正確決定，感到欣慰；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

「建國：您父以報館印刷廠學徒離開蘇州，而您今天以大學校長回鄉，亦佳話也，可以告慰先靈矣。您尚念舊，不忘我老，謝謝！」

看了信，我的眼淚立刻奪眶而出。一方面想到父親，他不能活著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分享這一份喜悅，是我為人的大不孝；一方面，我則要激動的告訴張爺爺，您對我們家的大恩大德，我們全家沒齒難忘。您何需謝我，反而是我們應感謝您，永遠的感謝您！

二〇〇四年三月，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大選前，我又回到臺北，自然又去看望張爺爺，並帶了一些蘇州茶食點心孝敬他。見他精神尚佳，提及再過三

年，即將歡度百歲壽誕，他頗有信心，表示屆時將在杭州西湖邊建一所「九萬里堂」，將他的藏書、字畫、著作等都捐贈陳列其中。我也一口答應全力協助他完成這個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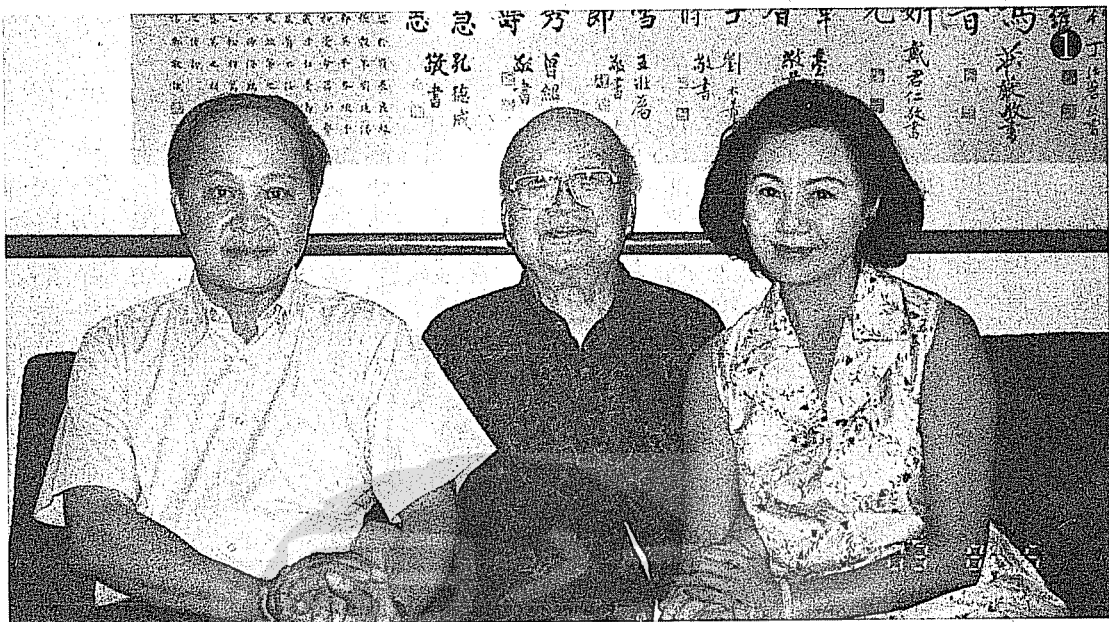
豈料，僅過了四個月，張爺爺竟遽歸道山，天人永隔。每思及張爺爺對父親少年時的幫助與照顧，我就不禁哽咽。

這篇文章不足以表達我家人對張爺爺感恩戴德的心意於萬一，只願借此為人世間的真情真義作個見證，並告訴我吳家子孫不可或忘張爺爺對我們的恩惠。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四日於蘇州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



吳建國「懷念大恩人張佛千爺爺」圖照（文見六十五頁）

- ①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作者吳建國校長（左）偕夫人成樹芬（右）拜訪張佛千時留影。
- ②張佛千（左）與吳建國校長的次公子，現就讀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吳承瀚合影。
- ③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吳建國博士。

